

# 论乔伊斯小说中的西方饮酒文化审美

许静,夏宏钟

(四川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酒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和民俗色彩,是诸多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多部小说中蕴含的饮酒文化,为其作品提供了“场合性意象”,研究其笔下的酒客形象,能够揭示其作品所隐含的饮酒审美艺术。

**【关键词】**乔伊斯小说;饮酒文化;酒神

**【中图分类号】**I56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37-03

## 一、乔伊斯的酒馆情结

爱尔兰酒文化源远流长,有被誉为“生命之水”的威士忌、健力士和百利甜这三种大名鼎鼎的酒。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爱尔兰酒印象颇为深刻,曾写道:“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就无需那么麻烦。只要我默默递出酒杯,您接过去安静地送入喉咙即可,非常简单非常亲密非常准确<sup>[1]</sup>”。爱尔兰人钟爱啤酒,尤其是传统的吉尼斯黑生啤。乔伊斯的故乡都柏林就是一个酒馆林立的啤酒之乡。乔伊斯曾经向市民提出了这样一个幽默的问题:“要想穿过都柏林的市街而不遇到酒铺,那可是难上加难<sup>[2]</sup>”。啤酒之乡的生活经历对乔伊斯的创作思维和作品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乔伊斯的作品中,他提到过的酒类有威士忌、甜烈酒、朗姆酒,男士喜爱的姜汁啤酒和姜汁麦芽酒,女士常喝的潘趣酒、雪利酒等。

分析乔伊斯的成长经历,处处能感觉他与酒的深厚情缘。家道中落后,乔伊斯父亲失业,终日醉酒解闷,酗酒后欺负妻儿,少年的乔伊斯曾与他大打出手并离家出走。反复出现在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以及《都柏林人》中的人物西蒙·德拉鲁斯就以他的父亲为原型。大学毕业后,乔伊斯陷入人生的低谷,历经三次学医无望,而后慈母离世、信仰破裂、工作被骗、漂泊异国,心酸的经历让他像父亲那样沉迷于以酒浇愁。即使成家后仍恶习难改,妻子诺拉常骂他:“好哇,现在你走!喝酒去!你这个人就顶这儿了<sup>[3]</sup>”。1904年,乔伊斯宣布“自愿流亡”,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落魄生活。尽管一生大部分时光都远离爱尔兰,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爱尔兰的背景和主题,巧妙的融合了国际化因素和乡土化情结,把对故乡酒馆的情思,融入进了小说创作中。都柏林星罗棋布的酒馆画面,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可见

一斑。如公爵街的苏格兰酒馆、莫尔大街的巴特勒酒馆,黑鹰酒馆,普尔贝格街的马利根酒馆,以及杜克街21号的大卫·伯恩酒馆(这家酒馆后来还成了《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诺活动的舞台之一)等。《都柏林人》浓厚的酒馆文化使读者倍感亲切,但也给其出版招来不少的麻烦。出版商要求乔伊斯不得在书稿中使用都柏林酒馆在内的商业设施,公众房屋和当铺老板的真实姓名,并要求删去作品中所谓的不合时宜的词句,删去所谓的充满血腥味的片段。书稿许久不能出版,这给困境中的乔伊斯以沉重的打击,他曾对妻子罗拉说过:“创作一篇作品,就像你把你所爱的孩子带出子宫一样艰难<sup>[4]</sup>”。后来乔伊斯向出版商作了某些妥协,历经9年周折后,1914年6月,《都柏林人》终于出版了,但都柏林酒馆的真实名称一字未改。在爱尔兰学医期间,乔伊斯开始酗酒,并和奥列佛·圣约翰·格加蒂来往密切,此人后来成为《尤利西斯》中巴克·穆利根的原型。乔伊斯在和格加蒂相处中,因一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乔伊斯的离去。那天晚上乔伊斯在一间妓院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并和别人寻衅打架。后来是他父亲的熟人,犹太人阿尔弗莱德·亨特收留了他。此人就是《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原型。晚年的乔伊斯虽然几乎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坚持创作,他将早年在都柏林酒馆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为芬尼根守灵》。小说特意描绘了酒馆一家的生活,对酒馆一人一事一物的刻画,无不寄托着作家对都柏林酒馆的深深眷恋,大概他也想以这本最后的著作,来了却他与都柏林酒馆几十年的情缘。两年后,一代文坛巨匠,便在贫穷落魄中辞世。

酒文化是乔伊斯作品中密不可分的元素,如《对手》中的饮酒,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悲剧;《姐妹俩》中的女主角都成为男权祭酒的祭品。酒使乔伊

收稿日期:2014-10-06

作者简介:许静(1981-),女,四川荣县人,讲师,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斯的作品富含文化内涵,从分析作家与酒的关系入手,分析作品中三类酒客形象,可以发掘其作品背后所蕴含的西方饮酒审美文化。

## 二、法林顿:酒杯中的醉生梦死

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如出一辙》虽然只有6000字多一点,但他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刻画了酒鬼法林顿的形象。法林顿是一家事务所的小职员,以抄写文件糊口,可是他好逸恶劳,甚至上班时都想偷偷溜出去喝酒买醉。一方面,他经常被老板大骂,在办公室里,被同事们讥笑数落,喝来呼去,地位低下,毫无尊严可言;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力却无从发泄,对自己的境遇极其不满,他痛恨这现实,但又不得不向老板低声下气,忍辱负重的苟且偷生。小说的通篇,乔伊斯都用“渴”来描写法林顿对酒的渴望或欲望。他把日夜积累在心中各种压力和怨气都发泄在酒吧里,与几个哥们团聚,喝酒,聊天,把他与老板顶撞的言词当笑料博取众人笑声和赞美,以满足他片刻的虚荣心,让他感到快乐和自豪。没喝尽兴,他再一个酒吧接着一个酒吧的喝。也许只有在酒精麻醉下,才能使他抛开烦恼,忘记卑微。法林顿强迫重复的豪饮,强迫重复的抱怨,沉溺在懒惰和幻想里,对什么都不满意,根本无法自拔。他回到家中,连吃饭也不能满足他,这使他怒火中烧,操起木棍追打孩子,孩子哭喊着求他放手,并说要为他祈祷,但他已被积累已久的怨恨冲昏了头,不为所动。强迫重复也和这篇小说的篇名相吻合。再将这篇小说放大,就逐渐切合了作家所要表达的最本质最深层的东西,即一种无法挽回,无法补救,无法避免的人间悲剧。法林顿的形象,揭示了西方酒文化多为形态层面,不带功利性,纯粹是为饮酒而饮酒。小说中的法林顿动机单纯,只想溜进小酒吧买醉,不醉不休,解决“强烈的干渴感”<sup>[9]</sup>。法林顿醉酒后与英国人较手劲失败,以致他痛骂地位更低的酒保和回家打孩子出气,通过简单的怒吼打骂来发泄积怨,则充分体现了西方醉鬼的酒后失德,野蛮和无知。

## 三、钱德勒:酒吧里的精神顿悟

在早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对都柏林社会发展的迟缓和麻木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揭露。《都柏林人》的主题是“顿悟”,意指对灵魂或其他事物突然间的发现或自觉。《一朵浮云》是《都柏林人》小说中的一篇,也是作家最喜欢的一篇,带有自传色彩。在这个小说里,乔伊斯创作了钱德勒,这样一个内向,文弱,哀愁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他喜欢诗歌,常常幻想能拥有诗人般的生活。

而他的生活却是单调乏味,中规中矩,很少饮酒。《一朵浮云》带有自我分析式结论,迷惘失落的“我”(钱德勒)对照自鸣得意的“我”(加拉赫)。钱德勒想极力弄清自己的主观心理动机。去酒馆之前,他沉溺于无奈现实而不自知,对平庸的生活环境洋洋自得,自视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满脸尘灰的小孩子”,流连于酒吧间的妓女,他“对他们想都不想”。与从海外归来的朋友加拉赫见面于是相约去喝酒,对于平时几乎滴酒不沾的钱德勒而言,他内心的兴奋和盼望不是去酒吧,而是在酒吧可以见到昔日同窗,有机会对他表露当前生活的满足和乐意。小说的中心部分是描写两人在酒吧的会面与长谈,在加拉赫的劝诱下,钱德勒禁不住灌了几杯酒下肚,然后听着这位伦敦报界红人卖弄见识、吹嘘异国豪华生活,钱德勒渐渐对他产生了嫉妒和厌恶。和昔日同窗完全不同的生活境况,妻子的冷漠庸俗,孩子无休止的哭闹,这些都为钱德勒想改变现状的美好愿望泼了一瓢冷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他的梦想如浮云般飘散,了无踪影。在梦想破碎的过程中,钱德勒实现了“精神顿悟”:梦想永远无法实现,只能继续碌碌无为的日子,在繁琐枯燥中耗尽青春,做生活的囚徒。故事的最后,钱德勒看清了自己的悲凉处境,意识到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法逃离“瘫痪”的社会,于是潸然泪下。

钱德勒的饮酒作为反映了都柏林中下层小知识分子的愤世嫉俗、顿悟人生的审美情趣。西方酒神文化谋求个体灵魂自我救赎和个性情感张扬,崇尚个性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即使加拉赫举止庸俗不堪和道德败坏,但他实现了自我,发展了个性,钱德勒对他是既羡慕不已又深恶痛绝。因为他这样的小人物对豪华酒店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他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无法融入,整个吃饭的过程钱德勒始终处于拘谨状态,不能想同学那样谈笑风生,挥洒自如。

## 四、布卢姆:酒神世界的狂欢者

《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是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sup>[10]</sup>。乔伊斯将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奥德修斯的海外十年漂泊,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讲述着人生的荒谬与怪诞,渴望着交流与沟通。布卢姆胆小怕事,任人欺辱,委曲求全,同时又充满爱心,温情体贴,慷慨豁达,是现代主义的“英雄”与庸人的二元对立。西方以狄奥尼苏斯为象征的酒神精神,酒神是生命之神,是创新、

开拓之神,“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是一种追求自由、忘却生死、敢于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的一种胜利感<sup>[7]</sup>”。布卢姆的精神胜利法,正是酒神背后强大生命力的深刻缩影。在酒神的世界里,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布卢姆挣脱现实磕绊束缚,与人亲和接触交流:比如跟盲人青年握手谈笑,拥有一对老夫妻,变成了利奥波得一世、工会领袖、都柏林市长等等,他的种种身份无不暴露了他的内心自大和精神狂欢,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历经坎坷的乔伊斯能创造出世界级文学精品都无不得益于酒神精神。爱尔兰不计其数的酒吧为酒神提供了畅饮狂欢场所,“没有什么庄重的东西不能用来打趣,没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不能用来嘲讽……没有任何避讳,却又包含着对世界的晓悟和对人心的洞察”<sup>[8]</sup>。众人皆可加入狂欢,不论等级地位身份,这正是西方酒神追求自由、追求理想,追求幸福的辩证统一。布卢姆好心助人却被侮辱、被迫害,但他仍然能超越痛苦坚强地活下去。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痛苦和不幸,不把痛苦和不幸看作灾难和恐

怖,而应把痛苦和不幸当成人生的“佐料”和“营养”,从而自觉地忍受痛苦和不幸。轻松快乐的边缘人物布卢姆被誉为西方的“人人”,他的悲剧人格具有沉郁的悲剧力量,由悲痛而崇高,故而悲得惨烈。布卢姆忍受社会和家庭的压迫,但他却好意为盲人带路、慷慨为朋友解囊、仗义保护斯蒂芬,他的博爱之心、刚毅的个性、百折不挠战胜苦难的精神,实现了悲剧的超越,在对痛苦和不幸的抗争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追求理想,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 五、结论

通过小说人物饮酒态度的不同,乔伊斯作品深刻的展现了西方酒文化及其背后的酒神文化。事实上,乔伊斯痛责都柏林人饮酒,认为他们是“最没有希望、最无用而且最反复无常的一群<sup>[9]</sup>”。希望他的作品能使国人醒悟,使深受殖民之害的爱尔兰戒除酗酒,早日争取民族独立。乔伊斯小说里的悲剧人物所体现的饮酒审美,实则和西方酒神精神一脉相承。肉体虽然被摧残或毁灭了,精神却在不断进步、不断超越、不断飞跃,从中体现出独特个性,从而激起悲壮之情,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精神得以提升。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布伦南·马多克斯.乔伊斯与诺拉[M].贺明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 [2]袁德成.詹姆斯·乔伊斯:现代尤里西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3]冯发云.解读乔伊斯作品的几把钥匙[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1).
- [4]闫焱,任鹏.神圣空间的世俗化——析《都柏林人》中的空间设置[J].外国文学研究,2008(12).
- [5]王佐良,周压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 [6]徐晓雯.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与艺术家[A].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7]Ellmann, Richard(ed.).Letters of James Joyce[C]Vols II and III.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6.
- [8]Farhall, James. James Joyce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9]Joyce, James. Dubliners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6.

## The Aesthetics of Alcoholic Culture in Joyce's Novels

XU Jing, XIA Hong-z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igong, Sichuan 643000)

**Abstract:** Alcohol culture has a strong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folk custom. It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Joyce's novels, which creating the writing atmosphere, depicting the characters and elaborating the themes in his work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ur types of bibbers in his works and is intended to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of Dionysian spirits in western alcoholic culture.

**Key words:** Joyce's novels; alcoholic culture; Dionysian spirits

(责任编辑:周锦鹤)